

记忆中个老街烟火 ◆ 卢忠雁

上海味道

小辰光住辣辣万春街。街面浪向有两家靠得老近个早点铺,一家是张家阿叔开个,豆浆分量足,搭配大饼油条;另一家是李家阿婆开个,有菜饭糕、麻球之类个点心。两家店隔开勿远,每天早浪打破街面浪沉寂个就是伊拉个吆喝声。

竹梆子敲得笃笃响,张家阿叔先开口:“甜浆、咸浆、大饼、油条。”李家阿婆接口:“大麻球、菜饭糕。”吴依软语听得人心里痒痒个。当时我六岁,一听见梆子声就吵着要姆妈买豆腐浆。姆妈一只手里捏着两角洋钿,一只手牵着我往街浪走。张家阿叔铜锅里个豆腐浆就摆辣辣早点铺门口,大煤炉个火头往上直窜,隔壁李家阿婆个油锅里正辣辣余菜饭糕,香气飘得老远。

张家阿叔舀豆浆个手势老灵光个,长柄铜勺子往锅里一沉一扬,雪白个豆浆就稳稳当当落进碗里。我欢喜吃甜浆,姆妈就叫阿叔

多加两勺绵白糖,甜香从鼻尖钻到心窝里。湃一小口,豆香醇厚,甜而不腻,暖心暖胃。姆妈欢喜吃咸浆,张家阿叔就会辣豆浆里加一勺酱油、几滴香油,撒点葱花、榨菜末、虾皮啥,最后再加辣油,红个绿个白个,看上去就蛮诱人个。姆妈常常搭邻居讲:“咸浆是‘吃味道’,甜浆是‘吃清爽’,各有各个好,搭配李阿婆个菜饭糕,绝配!”

埃歇辰光个豆浆,倒是张家阿叔连夜亲手磨出来个。黄豆要提前泡得胀鼓鼓,再用石磨碾成浆,倒进铜锅里慢慢熬。张家阿叔讲:“火候要掐准,火忒旺容易糊底,火忒小又熬勿出豆香。”

屋里门口个骨牌凳就是我个小板子,我欢喜一口豆浆一口菜饭糕,外脆里糯,咸滋滋个菜饭糕搭配浓稠个甜豆浆,是顶顶惬意个早饭。路过个爷叔阿姨,齐齐笑着搭我打招呼:“小朋友又辣辣吃甜浆啦!”我嘴巴里塞得鼓鼓囊囊,闲话讲勿出,只好朝伊拉点点头。

有一趟落雨,梆子声照旧响起来。我缠牢姆妈要出门,姆妈拗勿过我,只好拿着阳伞带我出

门。雨丝细细密密打辣辣伞面浪沙沙作响。两家早点铺撑起了雨棚,张家阿叔个铜锅里依旧热气腾腾。勿晓得是落雨天个关系,还是张家阿叔多摆了一眼糖,掰天个甜浆吃起来特别甜。我捧牢碗盏,看雨滴落辣辣路面浪溅起小水花,心里甜滋滋个。

后来万春街拆迁了,张家阿叔个豆浆铺搭仔李家阿婆个菜饭糕摊头也勿晓得搬到啥地方去了。现在超市里个有盒装豆浆,偶尔路过新式早点铺,也会买一碗豆浆尝尝,却再也吃勿出小辰光个醇厚香甜。现在想想,小辰光吃个哪能是豆浆啦?明明是万春街老弄堂个烟火气,是姆妈牵我小手个温暖,是老上海晨曲里最温柔个时光。掰眼匣辣辣豆香里个记忆,像一颗颗饱满个黄豆,沉淀辣辣时光深处,偶尔想起,依旧能品味出几分甜、几分暖烘烘个滋味。



听钱程沪语朗读
微信扫码关注视频

圣野先生是上海儿童诗界个老前辈。伊老早帮王森老师个儿童诗集《三只小鸟》写过序言,亲切叫王森“甜哥儿”。选个称呼,要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两家头一道辣福建个《榕树丛刊》浪发诗作,从掰个辰光起,结下了跨越六十多年个童心诗缘。

王森老师早年写过一首民歌《戴花要戴大红花》,经过作曲家谱曲,唱遍全国。虽然写童谣只勿过是个“副业”,但笔头功夫半点勿含糊。《三只小鸟》《国旗国旗真美丽》接连拿了全国奖,后一首还被选进小学音乐课本。伊常常讲:“童谣姓童名谣,童心加童趣,才是儿歌呀。”而伊自家,就是掰句闲话最好个注解。

王森老师有一颗勿老个童心,讲到掰点,阿拉化工局个诗友们最有体会。埃歇辰光,伊提议辣鲁迅公园个茶室搞聚会,每人即兴写一首童谣互相唱和,大家纷纷响应。老先生还为了迭次聚会写了诗:“曾经天真又无邪,相聚特选儿童节。谈笑风生老变少,喜迎盛世从头越。”隔壁桌子个茶客听了,倏讲:“迭位老先生假使再系一条红领巾,就更加贴切了!”掰难道勿是圣野先生称赞伊是“甜哥儿”最生动个注脚吗?

记得有一趟,王森老师建议我拿化工局诗友聚会个事体,写成一篇文章叫《乐在“三会”中》个特写,向新民晚报投稿。文中所谓“三会”,就是“群英会、茶话会、赛诗会”。我听了就写了一篇文章,试着投了

稿。听没想到很快就辣2016年1月31日个“金色池塘”版刊登了出来。稿子见报后,我和诗友文达兄特地跑到伊浦东个屋里报喜。老先生听了也斜气开心,伊对阿拉讲:“我年纪大了,写文章有点吃力了,但童谣我一直老欢喜个。”伊问阿拉:“晚报‘上海闲话’版浪个童谣,看到了哦?”阿拉连连点头:“看了看了,依写得斜气精彩!”伊还特地关照:“现在我年纪大了,外头个活动大多推脱了,但阿拉个诗友聚会,一定要通知我,让我也来开开心。”

王森老师每天个要读新民晚报,尤其喜欢“上海闲话”版面。伊辣上面发表过勿少充满童趣个童谣。每次诗友聚会,伊总归是最早到个,安安静静坐辣茶室里等大家。有一趟,阿拉齐声朗诵伊个新作《盲爷爷过路口》:“盲爷爷,过路口,引来两个小朋友。一个左,一个右,亲亲热热手拉手。盲爷爷,乐悠悠,好像雷锋伴着走。”刚刚念好,王老师就拍手笑起来讲:“你们记性哪能介好啦!”

王森老师离开阿拉已经五年了。每次翻开伊送拨我个两本童谣集,耳朵边就会浮现出伊爽朗个笑声,眼门前也仿佛又看到伊纯净慈祥个笑容。王老师,阿拉掰点诗友一直老想念依个。

「甜哥儿」王森老师

◆ 金洪远

灶披间

干贝萝卜排骨汤 ◆ 沈一珠



拉店里个招牌咖啡蛮灵个。”

突发其想,迭句闲话摆辣阿拉灶披间里讲,应该就是:阿拉屋里个私房菜蛮灵个。

好吧,接下来就写点阿拉“灶披间里个混合物”吧。

《浮生六记》里有个段子:“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

鲜花蓉茶迭种现在看起来特

别有情调个事体,当时也就是生活还蛮窘迫个芸娘个一个日常,纱布袋袋装一笃笃茶叶,摆了花心里,一夜吃足味道后拿出来,用烤来个泉水烧开,泡壶茶,从香气到吃茶,一派自然。

想想也是迭能,美好与优雅,只要依想,就可以有。因为迭个东西应该来自人内在个稳定秩序,拿伊做出来就好。

烧饭烧菜也是迭能,家常个往往就是又好看又好吃个。眼门前是水萝卜一根,干贝若干,肋排350克左右。水萝卜汰清爽,切大片;肋排用葱姜水焯一焯去腥味;干贝泡半个钟头左右,连水跟萝卜肋排一道摆镬子里,加足水,大火烧开,撇散浮沫,温火慢炖1个半钟头;临上桌前,摆一点点盐调味就好。至于干贝若干等于多少,看依欢喜,海鲜味道若有若无无勿闻于肉汤中,顶好。

2026年第一天,阴冷,吃一碗简单又鲜美个热汤,让日脚适适意意。就像每年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主料总是一成不变,但人家有一把老火哦。

沪语童谣

冬天戴帽子 ◆ 杨建明

冬季出门要记牢,帽子行头勿可少,男戴礼帽像绅士,披件大衣有腔调。

鸭舌帽配厚夹克,围巾一系风度好,美女偏爱贝雷帽,呢子大衣皮手套。

夫妻同行手挽手,一式一样情侶帽,蹦蹦跳跳小朋友,戴顶动物卡通帽。

棉帽皮帽绒线帽,盆帽礼帽鸭舌帽,各样帽子各人爱,头浪保暖顶重要!

剃头摊浪看小人书 ◆ 殷国祥

弄堂记忆

阿拉小辰光,除脱辣弄堂里趴辣地浪刮香烟牌子、顶橄榄核或者打破玻璃弹子等游戏外,看小人书也是一大乐事。

到小人书店里去看当然是要钞票个,当时个小囡大多数个辰光伙处于囊中羞涩个状态,所以只要晓得啥地方可以免费看小人书,伙勿会轻易放弃迭种机会个——喏,男小囡伙晓得有一个可以免费看小人书个好地方,就是阿拉弄堂口个剃头摊。

迭只剃头是夫妻老婆店,瘦瘦个老伯伯负责剃头,胖胖个老阿姨负责收钞票,生意好得勿得了,平常日脚去剃头一般伙是要排队个,假使碰着逢年过节,排队剃头个人就更加多了。

大人去剃头,一般伙怕排队浪费辰光,看到排队个人多,往往就回去了,等下趟人少个辰光再来。勿过对阿拉弄堂小朋友来讲,勿但勿怕排队,有辰光甚至希望队能排得更长一点。为啥能?因为排队个辰光可以免费看小人书。

每趟去剃头个辰光,阿拉总归先交拨老板娘一角洋钿,然后就辣沿墙摆放个长条板凳上排排坐。

摊头旁边个墙角落里有一只篮子,里向伙是小小人书,排队等候个辰光可以免费翻看,迭个就好比“买鱼送葱姜”,搵着便宜了。对阿拉小朋友来讲,合算得勿得了。有人算了一笔账,假使到弄堂口个小人书摊浪向看小人书,价钿是一分洋钿看三本,假使阿拉辣剃头摊浪看三本,就等于省下来一分洋钿,算下来就等于九折剃头,假使看了六本,就是八折剃头,真正是精神物质双丰收了。

前头讲个是大多数人,伙是按先来后到个顺序交钞票、排排坐、看小人书个。实际浪还有脑回路比较清奇个朋友,勿交钞票勿剃头,照样免费看小人书,譬如后弄堂3号亭子间里个阿庆。听到啥人要剃头了,伊马上过来勾肩搭背,貌似热心相伴,实则另有图。原来迭个阿庆到了剃头摊浪,辣老板娘眼皮底下假装陪客,立了排队剃头小朋友身后,歪着脖子蹭看小人书。

阿庆个聪明劲确实让伊蹭看了勿少小人书,可是也有后遗症,离开剃头摊之后,伊个头颈往往要别扭好几天。

沪语趣谈

勿讲“脖子”称“头颈” ◆ 叶世磊

上海话说“脖子”两字比较别扭,一般可以说“头颈”。《秋瑾传》中写道:“群众男女挤过去看,伸长了头颈也望不见一些影子”;小说《上海爷叔》中写道:“好些人伸长头颈看着门上交叉贴着的两张长纸头。”这“头颈”一词其实早有典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是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写隋杨广曰:“尝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斫之”,面对已成乱局的中原,杨广预感死期不远,故自嘲地问皇后:我这漂亮的脖子该让谁来砍呢?

最初“头颈”指的是头和颈两样东西,《礼记·玉藻》说

“头颈必中”,就是头和颈要端正不倾斜。而表示“脖子”的“头颈”则写作“脰颈”。《拍案惊奇·卷三十九》中写道:“一伙公人暴雷也似答应一声,提了铁链,如鹰拿燕雀,把两人扣脰颈锁了,扭将下来。”值得注意的是,“脰颈”一词在这里是并列结构而非偏正结构,因为“脰”指的也是脖子。《说文解字》中写道:“脰,项也”;《玉篇》中写道:“脰,颈也”。司马迁《史记·田单列传》写不愿受敌封赏的王蠋,“经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脰而死”;就是用树枝弄断了自己的脖子。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殿赋》中写道:“延脰观之,欣然俯仰”,意为伸长脖子看。也正是因为“脰”和“颈”早先是并列的同义词,所以我们也能看到两字互

换位置的情况。譬如《广雅·释亲》中写道:“颈脰,项也”;唐代韩愈《南山诗》中写道:“初从蓝田入,顾盼劳颈脰。”

再后来,“脰”也被假借释为“头、头颈”。譬如明代张溥《五人墓碑记》中写道:“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花重金买下的肯定不会仅仅是根脖子。清代赵翼《岭南物产图》中写道:“蛤蚧脰能鸣,蟾蜍眉有毒”,这里的“脰”指的也是头。这也就为“头颈”一词替代“脰颈”来表示脖子提供了可能性。

至于“脰”的读音,《集韵》《韵会》《正韵》均注为“大透切,音豆”。而上海话“头、豆”同音,这也许就是“头(脰)颈”一词可以在沪语中使用至今的原因之一吧。